

# 第十四卷

# 瀛寰瑣紀

癸酉拾月申報館刊

讀 李爵相籌議黃運兩河疏書後

從來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行之亦惟非常之人決之非常者常人之所駭也黃河由淮徐入海在嘉慶初年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得百文敏黎襄勤兩公治之襄勤又持以全力僅得苟安襄勤一薨全局遽變道光間以灌塘法轉漕黃淮運三者已格格不相入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河猶決溢不已至於豐北再潰銅瓦廂繼開天心水性確欲北趨乃議者猶必強之回南幾略比宋六塔回河之覆轍

合肥相曰此疏大言炎炎洞中肯綮其最要處在測算銅瓦廂口門暨大清河之寬深以與淮徐故道相較雖昧者亦知挽河之無益利津一口為導黃之正軌矣然非公之豐功碩望預有以上結

主知下孚察察何以臻此此泰定後黃河變遷之大斷案也泰西通商以來大洋之險中西共之方且簡練輪帆講求駕駛以為自強之計軍政倉儲互為表裏既糜鉅款以造船自可借輪帆以載米况海運水程自陶文毅公時業已諮詢明確迥非元人猛浪之比今自各口通商履外洋如平地尅期而至不啻內河若慮海氛或熾有悞漕行豈知河運水程亦必以天津為喉吭乎

國家定鼎于燕負海而立祇能于險中求安非僅僅閉門塞竇所能自了停河運行海運俾東南官弁兵夫習於風濤精于測望 且海疆有警擊楫中流且將氣吞溟渤斯即險中求安之

一道也 相國謂河運已無長策宜統歸海運是亦粹然無可疑者也至於銅瓶廂口門以下張秋以上南北遙堤相距至六七十里雖仿古人不與水爭地之遺意第左右游波係指清水及出槽之餘水而言黃河渾濁重滯必溜勢湍急始能挾沙而走必中泓深暢溜勢斯能湍急潘宮保束水攻沙一束字最宜深玩倘河身寬緩伏秋所經霜後即必淤墊明年又滾移旁處茫無涯涘之中官不及察弁不及防一旦暴漲旁衝溜勢所到遙堤立潰歷年工程都歸虛擲考太行堤迭經修築而歷屆黃河北決太行堤無不中斷者茲之遙堤正與太行堤等其害一也黃河之性下阻則上淤銅瓦廂口門雖寬迤下設久而淤墊則銅瓦廂以上亦恐漸生隱患其害二也竊思曹鄆黃水冰碎瓦裂不可收拾欲盡堵旁口逼歸一路如堵霍家橋等議誠如疏中所云難於施工計惟先從東平汶上一路接連深河處將漫河兩旁築做對頭逼水壩東逼散漫之水歸入中泓三汛之後必刷成深通之河明年移向上首築做仍將下游舊壩修整其分支處酌于上水築做挑水大壩挑溜併入一處久之分支漸閉正泓愈深期以十年可做至銅瓦廂則開封正河下接大清河四五百里之間皆一律深通奔騰迅駛愈久愈暢果得其人而久任之定爲功令以爲黜陟之準河可千年無患此時雖稍糜帑項每歲度不過十萬金十年之後可省却無限隄防裨益非淺此黃河之未盡事宜也張秋東昌之運河治之誠無長策若東平迤南瓜儀迤北之運河則山川脈絡所關商民舟楫所經農田水利所係中原倚倉猝戒備軍需轉運恒必由之從前名臣名儒歷經講求成之甚難廢之甚易聽其弛敗似於畿

南山左江甯全局均有關礙必酌量疏挑分別修守除黃河以北不議外現行黃河以南宜一律通暢以存舊制此運河未盡事宜也此外優恤循籍還之於民清釐屯糧歸之於州縣游手閒民太多河運永停無以安插須別籌與利弭亂之策想均公忠體國者所以次經畫者也草茅禱昧僭書所見聊以備輿人之誦云爾

又跋

再考河漕兩大政當道光間積習太深不可收拾東南兩河歲額數百萬另案搶修又二三百萬而南河之獎尤甚清水蓄至二丈以外淮西汪洋四五百里猶不足以敵黃河之底日高不思設法逼刷徒加堤鑿掃旁午河干水面高於內地數丈民岌岌以魚腹爲慮一經決溢當衝者悉付波臣獻墓漂盡即十圍大樹亦抉之而去奏疏仍循例以聞信遷避尚無損傷爲詞子遺之民讀之皆裂河底愈高一決必至奪溜堵塞之際挽重淵之水返之高屋之上兵夫不得不多采備料物不得不廣幸而合龍已糜帑數百萬千餘萬不幸而如豐北之工再堵再潰兩千萬帑金付之虛擲且歲修之帑一三分到工餘歸私橐堵決之帑四五分到工餘歸私橐習爲固然肆無忌憚奢靡汰侈甲於天下

國家之支絀民生之疾苦漠然不復過問最慘者豐北大工災民騰集工員刻省工銀草菅人命以致餓殍載道甚至殺人而食賣男鬻女者不絕於路維時工員飽載而歸銀錢庫儲款山積纏頭厨傳日糜萬金未聞有進一謙言請寬恤災民以工代賑者亦未聞有好行其德出其

所贏賑恤災黎者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冤情慘狀大傷天和維時  
宣廟

文廟迭降嚴旨

簡汰重臣清查整頓而終莫得其要領甚至杜文正公斃於袁江道路藉藉雖不足據而積弊  
深痼不可救葑已可概見咸豐庚申檢警猝來蕩為瓦礫之場

文廟震怒遂有裁撤南河之

旨十餘年來謀

國者皆以河工習氣為戒是故

相國此疏定大河東流之計南河此後無復河工實天心地運人事相激而成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江浙財賦甲行省道光間水旱迭臻生齒太繁物力太昂民力原已不逮而州縣開徵浮  
於原額者至一二倍胥吏從而需索而民大病漕限緊急漕督糧道飛檄嚴催而旗丁結黨勒  
索不盈其壑不止卽盈其壑猶不止專城百里之員乃窘辱委屈受制於旗丁無可控訴取之  
於民者還為旗丁所取而州縣亦病糧艘過廳有費過聞有費到通有費漕督之巡捕戈什書  
役帮官催釐委員沿途之關夫通倉之剥船經紀倉場衙門之巡捕戈什書役委員在在需索  
歲增月益無所底止取之於州縣者還為各規費耗之而旗丁亦病旗丁駕運有屯田有津貼  
有各項規費而花天酒地任意揮霍仍擇同衛之肥而懦者假以僉丁僉役名目勾通衛官恣

意賂削而各衛之民胥病糧艘愈造愈大喫水太深過閘過淺鋪水不得不多蓄水不得不高  
工程卽不得不增則因漕而病河勾結風客夾帶貨物闖漏稅課則因漕而病權夾帶蘆葦淮  
鹽私售於沿江一帶則因漕而病鹽水手大半匪棍滋事劫掠習為故常帮官不能制所過地  
方官不敢制大吏姑息養奸又不肯制停運之年先以安插此輩為棘手之重務本阿倒持其  
病尤沈痼蟠結中原羣賊半出於此則亦可以識其流弊之所至矣夫東南之漕民出一二倍  
以輸之

國家又糜帑以運之且不惜鉅款修治東南兩河以浮送之而受病者乃如此之廣究之下病  
民上病

國天下均稔其弊袖手矐視莫可如何故豐北潰而運道塞髮捻亂而運道梗近雖試行數年  
不復由衛弁旗丁駕運采買和雇已與漕政無涉甚至

相國此疏定海運之計備司農覆准則會通之河從此中斷亦天心人事相激而成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夫

國家之政利弊相因當弊之初萌得一二遠識者防之杜之利可永存一經瞻顧姑息日積月  
累釀致上千天怒下召民怨兵戈水旱迭起互乘蕩滅淨盡弊去而利亦不可復若河若漕可  
垂永鑒而謀

國之大臣當窮變通久之交不動聲色決大疑定大計使天下之智者服賢者從黠者悛者無

從置喙可爾

社稷之臣尤深願善持其後毋矯枉過正而貽他日之隱患則更天下後世之大幸矣

古楚州移山填海化身偕稿

敬啟者 貴館之設通中西之舌達閭閻之隱有神治道尤洽輿情每讀申報輒深洞溯昔道光粵疆當事鉅公不悉西情先既捺之大蹙繼又馭之無方開釁於前辱國於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今輪帆輳集中外一家然傳訛成虎易肇衅端辟邑窮鄉不通掌故亦經世者之深憂也申報所傳瞭如指掌將中國文明之盛德化之孚傳之泰西使驚忍之風轉爲仁愛泰西馭兵之策開源之計傳之中國能使廢弛之習轉爲富強各取所長以彌所短四大洲中悉享昇平之福猗歟美哉敝鄉同志或講求經濟或研練詞章企慕 高風咸思就正茲先將移山填海化身近作一篇錄寄 典鏡希爲酌登申報或附入瀛寰瑣紀中當亦有心經世者所不棄也餘容源源郵寄不盡鄙懷諸惟鑒察不宣

附淮揚濠泗同人公啟

致馮林一宮詹論開墾江浙荒田書

金坡廢吏

林一先生執事小泊胥江匆不及一握臂臨行數行計入鑒登吾浙杭嘉湖三府額田八百五十餘萬畝兵後荒蕪者十之四五以烏程歸安長興平湖海鹽秀水爲最甚國初至嘉慶末一百七十餘年田功日修圩崇溝深人人樂業自癸未辛卯癸巳己酉一次大災民力蕭然漕之淨收亦於斯時爲甚水道年湮土功不治長吏救過不終日於根本至謀不特無是心亦無是力併無是暇若紳若富若農人更無論矣迨大亂之後蓬蒿周方千里業主佃戶多半凋殘求其自闢汗萊者數十年不可愈久則土性愈堅畚插將無可爲力誠能於目前廣招耐苦淳樸之客民給牛具籽種准其携眷耦耕仿北土分圩之法以千畝數百畝爲一圩環以深濠闊以廣塲當創始之時即預爲早潦之備應濬者濬之應築者築之農具水器悉用西洋法以省人力計一夫徒手可耕十畝牛助之當倍其數夫傭月三緡自仲春至秋抄歲八閱月爲傭值廿有四牛具十有六畝合四緡所收可兩石抵費之外尚綽乎有餘南省秋令多風潮淫雨若畝植早稻則立秋前即可收穫連年江浙東皆運淮揚米爲食其非利米不可用明矣畛畦餘隙兼植桑麻瓜菜沼可畜魚蠶紙可飼豕其汚穢又轉而糞田使一圩之中互相長養舍納米外皆佃民自得之其利不爲不厚推而至於十圩百圩數百圩不過十年三府之地皆成沃壤目前籌費一百萬即可墾田三十萬費可遞歸田可遞闢非常年佔闢比田皆成熟之後或准原業繳贖或招民契買或留作職田以增文武守令之廉俸或廣儲災粟以備一時水旱之偏災

甚至以一年所收抵減下年漕額則尤策之上者自昔井田不得行限田不能行官田不可行一旦天地自然之利東南無盡之藏可以供我區畫而無怨謗阻撓之是慮富亦漢唐二千餘年興起未有之機會乎新治而蘇亦困之而治一年陡增米一千數百萬石康熙開斗米百文之盛可復莫矣西人之迫我多由富強在彼只商賈之末流我則粟菽之本計其虛實尤有倍勝於彼者古設勸農使則於州縣趙宋時其官屬益備今外吏冗散莫如守巡道及府佐貳各擇其廉幹明慎之才嚴以責成寬其歲月日從事於賦畝之中全力經營之民不擾而事集官必有成效之可觀矣

先生瞻懷時事洞究古今江蘇之重賦淨收已得偉論以極其弊矣而戶口之凋零地利之湮鬱尙不能不待人而理惟民間之蹈常習故因陋就簡者積習已深總總林林孰與圖始必吾輩躬自率作以一二百畝之地如法措施秋成之後核其用費若干收穫若干器具何以使之既耕耘何以使之力一二條舉而昌言之或使聞風者有以藉手乎議者動以怡賢親王朱端經理北直水利雖聖君賢相終歸無成爲戒殊不知北人不宜稻而水性善於視南省如逕庭湖廣至今之米賤賦輕即明太祖招民墾墾之力故遺利至五百年而勿替今之江浙獨非昔之湖廣乎臺灣呂宋洋米之賤衆熟聞之矣其得計亦在乎勤墾聞西人著書立說皆以中華五行百物之繁盛爲地毯之最非謬言也某少違鄉里前十年奉親南歸嘗以重賦海塘水利爲三大願其時列郡晏然尙不若此時規畫之易近代通儒中切切於民生利病者莫如亭

林顧氏桴亭陸氏皆爲吳人

先生揖讓其間亦大有意乎敢布區區惟

明者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 四梅閣記

吳縣亢樹滋鐵卿

同治壬申余偕潘君麟生探梅西崦過其族父順之先生香雪艸堂先生啟四梅閣曰示宋逃禪老人四梅花卷并命爲閣記滋嘗謂金石圖籍書畫之名於世者恆視所藏之人爲重輕藏之得其人則物見爲重焉藏之失其人則物見爲輕焉古權貴如韓平原買秋壑輩所藏極古今之選乃後之賞鑒家至割裂其印記不使汚及卷軸而海嶽米氏墨林項氏清河張氏所品題競相寶貴惟恐其不傳於世則其故可思矣是卷舊爲先生外大父陸謹庭孝廉所藏孝廉精賞鑒多蓄宋元人真蹟家故有四梅閣爲劉文清所題歲中寅先生草堂成庭前有老梅四株因借摹文清書榜諸閣而是卷久無踪跡繼乃展轉得諸程君心柏所遂取置閣中事固有巧合如此者斯亦奇已先生以名翰林家居不役役於富貴惟以樂志林泉怡情翰墨爲務其恬淡蓋由天性則其得法書名畫而寶之不亦宜哉是卷之在當日也孝廉至以名其閣其爲寶貴可知乃流轉數姓幾幾若存若亡而一旦天作之合爲先生藏弄或亦逃禪靈爽護持其卷於千載之下而使之得所託歟然則孝廉雖失諸身後當亦喜所藏之得人而爲是卷幸者歟抑聞之蘇文忠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則物皆爲我樂留意

於物則物皆爲我病先生能塵視軒冕庸肯留意於物者其於是卷殆亦如林鳥之感耳山花之悅目一笑賞之而初無容心於其間也閱之成誼今十有九年能與銅坑石壁分峙於山巔水涯之間超劫火而長存歷滄桑而不改尤事之可喜者也故承命而爲之記

勅建金山衛三忠祠記

吳縣亢樹滋鐵卿

咸豐十年三月粵寇自金陵東竄何桂清棄軍走提督張忠武公圖梁死之賊長驅入蘇松屬邑皆不守是時金山衛崑將軍祿來權游擊兼甫准任倉卒乘城申軍紀誅閒謀百計備禦民賴以安越歲平湖乍浦相繼陷潰兵紛下將軍招集散亡廣出粟力與黃將軍相犄角黃將軍名金友勇而善戰去攻平邑破其壘逐北至十字街鏖戰良久卒爲火丸所傷賊遂由秦陽進圍金山崑將軍血戰數月城陷死而覃將軍聯陞者奉中丞命集諸道兵赴授所向克捷旣復金山進擊新倉賊中斃死士民聞三將軍之歿無不太息扼腕同治二年十月今宮保李公收復全郡以死事諸臣 上聞

天子慕憫 命建總祠惠山崑將軍三人例得入祀邦人猶以爲歉於是張學博鴻卓謀諸大吏奏請祀於死所 制曰可乃度地學官之旁爲屋若干楹門觀顯嚴堂廡宏敞邦人之心乃大慰學博又作爲歌詩以示滋曰願有紀滋竊歎 朝廷報忠之厚而邦人慕義之殷也當寇氛猝起吾蘇以全郡之大委之而去而崑將軍等以彈丸下邑戰守年餘振臂一呼瘡痍皆起豈非激於忠義而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者歟今則巍然列於祀典與忠武公並垂不朽然則人臣特患不忠已耳焉有竭其忠而不食其報者乎後之准茲土者固不必盡遇變而苟能知有國不知有身無愧三將軍所爲則於 國家褒忠卹死之典庶幾不負云爾是爲記

福建長泰縣典史亢公傳

吳縣亢樹滋鐵卿

咸豐三年福建小刀會匪作亂陷長泰縣典史亢公死之巡撫呂公佺孫上其事於朝得旨入祀昭忠祠蔭一子世襲雲騎尉嗚呼國家褒忠之典隆天重地爲吏者宜如何碎首糜軀以死報國而是時寇氛所至州縣吏望風棄城守抱頭鼠竄以免者相隨屬獨公以九品官效死勿去卒以身殉嗚呼奇已公諱家諱字蘭初一字春森吳縣人爲人嚴重不可干以私好讀書尤熟史事及歷朝掌故張公師誠巡撫福建聞其名聘入幕府時林文忠公方爲孝廉亦在幕下頗相器重嘗語人曰亢君骨重神清雙眸炯炯他日當廟食百世也後文忠開府江蘇具驛從訪公公稱謂外未嘗以私見其守正如此道光二十三年公以供事補今職在任十年佐其縣令發姦擒伏一邑憚之亂作公從容呼其子曰汝可懷我印奉母出避吾義當與城存亡不能顧若等矣冠帶坐堂皇俟賊入厲聲叱之賊牽其衣公大罵賊怒踏諸地棒刃交下死罵不絕口時四月十日也

論曰吾往讀王孝廉苞孫文見所書其弟巡檢君殉難本末肅然起敬不數十年叔父起而繼之何其偉歟然巡檢君之死孝廉旣爲之傳又乞言於當代名公卿所以不朽其弟者至而矣叔父雖蒙 卹典近或不能舉其名氏嗚呼可哀也已乃爲述其梗概以俟後之秉筆者擇焉

昕夕閒談次卷第五節

估彩衣嬌娃看貨

穿素服鏢客

正說閒話聽得店堂內糜散告辭老嫗將要進來的聲音多馬心虛暗暗打算道這事終不妥當不如盡卸了給希尼我到逍遙事外哩噫心上一計附希尼耳朵急央道我暫時出房倘交親問起你只說我上樓尋書去哩說畢遂一溜烟的去了却說糜散與老嫗絮聒不清隔斷早餐畧懷惱恨及至辭別老嫗一步步踱進來走到大柴櫃邊籐睡椅上坐定端起第二盃茶來剛剛要呷進嘴只覺得已經冰冷就把茶杯放下轉眼看到莫分盤中已是空空的一點無存了回頭只見希尼在椅上做神做鬼的一般大聲喝問道這莫分那裏去了敢是你偷吃了麼希尼胆怯快連聲道不是不是又喝道莫非是多馬這小畜生嗎我且問你多馬何在希尼顫聲道他說上樓去尋書去了糜散停了一會軟聲和氣的問道你且老實說這莫分到底是多馬吃的不是應道不是我見是貓來偷喫的龜值磨敦的渾家進來剛跨進門正聽得希尼說貓喫的話就一面扶着門一面大喝道你這小東西真要不得了這張嘴就會如此撒謊麼我家雌貓纔於昨夜養下小貓如今正關在穴房怎能來此偷食呢看官你道什麼叫穴房原來就是窟室一般掘地便空洞平坦所以傾放石煤的磨敦聽了這話厲聲叫希尼走來舉起手似欲扑作教刑的光景重又止住手道且喊女婢去看看這貓究竟在穴房內麼倘或逃出偷喫亦未可知呢這剛句話足見糜散細心雖在盛怒之時尚能想得頭不鹵莽哩他渾

家就回身出門叫女婢去查看房內只磨敢與希尼兩人默坐無言靜悄悄地希尼心裏就十分害怕好比有十餘隻吊桶七上八落的又像那挂鐘之擺忒忒不定時鏢之針錚錚的亂響哩不一會他渾家來報這可憐這貓之產事不容易哩現雖已胞胎俱下養得雖貓五只至今這豬肝羊肉都還不要喫哩這小東西撒謊還了得麼磨敢既知實情遂緩緩舉手向木櫃中取出櫃木柄小藤條來道我教你實說你偏要說謊如今可直認嗎希尼戰戰兢兢求道我原不敢扯謊是多馬逼我這樣的求身身原諒饒恕罷那婦人聽得多馬二字不覺又憤又恨雙眼圓睜的罵道可惡這小畜生還想坑別人麼多馬好好在後上哩磨敢一聞叫可惡一聞攀起藤鞭連幾下打得希尼轉輾縮避哭又不敢哭過又不敢逃磨敢之鞭勢雖輕無如希尼是個嬌生慣養的一向惟知任性而行何曾喫過如此苦痛如今在磨敢家中已覺得朝凌暮辱摧折不堪何況又加扑責呢於是哀痛之中更加憤恨禁不住疾呼道呵呀親母為何忍心置我在此地使我喫苦麼磨敢一聽此言就將手中藤鞭棄擲地下嘆道希尼非是我虐待你不過是要你學好的意思但願你以後改過不說假話自然不討打哩那婦人氣得什麼似的忽發很道世間那有這樣倔強東西嗎你聽他的喊聲不是要驚動街上人來替他抱不平嗎我真容他不得了遂付以包袱一具囑令送至鄰家喝道叫你出去就要像個規矩且把淚迹拭乾又不是說喪要你這樣愁眉淚眼的希尼接着包袱向是嗚咽不止的方欲走出那婦人又攔住道不必走店內我帶你往後門出去罷希尼遂垂頭喪氣的挈著包袱跟了那婦人

走到門口那婦人就將希尼推出門外把門關上推來對磨敢道這小孩子頑劣既有實據憑你要相信我的說話麼磨敢叱曰且不必多言借此可警戒多馬呢噫小兒戲如此洵氣麼這裏重新收拾午餐不表單說希尼被逐出門叫他在隣家去你想這小孩子頗有知識頗有志氣這種頑頑模樣那裏肯走進人家裏去呢況且在舅舅家中又如此苦惱心裏就打了個不轉去的念頭但是復何之叫他往那裏好於是奔出小巷到了大街這就是磨敢開店的這條街哩走到醫士門口他路又不認人又不認識又害怕又淒涼見這邊有石廊一帶倒覺避靜就走上石階沿坐着啼哭前番兄弟奇逢正是這個時候我且漫表却說那辦撒趁車到此原為訪問磨敢來的車到之後他遂進入客館畧為歇息片刻飲過加非茶又隨意用點餅干牛脯之類忙即起身出門一直奔到磨敢店門首直入店內只見櫃檯邊站着一年輕女子磨敢在櫃檯內高擎兩手拿起大紅織絲女衫一件給那女子閱看一面不住的稱贊這生活之好顏色之美針線之工身裁之稱竟是絕頂無雙的好衣服原來這女子是將近出閣選辦嫁衣的所以磨敢只顧著生意去了那司櫃的看見辦撒急忙欠身招呼進裏邊來讓坐磨敢并殷勤叩問道尊駕枉顧有何事見諭呢辦撒就在靠板圈椅上坐定道在下有新與店主面談且待他生意停當了罷一邊遂看那女子將衣服展開細加查閱亦是連聲叫好的磨敢又取鴉黃單鈕衣桃紅窄襟衣月藍小袖衣白緞金線削肩衣翠羅縐縐胸衣一件件的展開閱視最後一件件鱗次疊着贊不絕口那女子請問了價目磨敢一搭搭的說了又

道小店貨真價實照碼七折這最沒得第二句話說的那女子聽了遲疑一會答道價銀是相稱的不過所穿之衣服我意中未定且俟明日覆看再說罷磨敦點點頭道你要品看別店家儘着去品小店向不賣低貨的哪那女子答應着竟自去了磨敦看這女子出了店門方纔轉過頭來見了辨散坐着椅子上只道又是光顧生意的連忙走近前來舉一舉手讓貴客請了客站起來大笑道磨敦兄竟不認得我麼磨敦近前定睛一看亦是哈哈大笑道愛呀原來就是辨散兄你轉來了麼我們別來竟記不消有幾年了遂緊緊握手問好又道請問惠降敝廬有何貴幹辨散道有事相議此間人雜不方便請借一步說話磨敦遂起身引路轉入屏門那時多馬正從樓上尋書下來仍歸坐位據案閱卷佯為專習算學一般他小心腸內還洋洋得意自認其幸免莫分之禍哩二人讓到內堂就叫多馬出房游玩一回罷多馬一聞此言猶如囚犯得了一道恩詔跳下地來飛跑去弄散坐定眼蓋着磨敦手指着身上衣服道請看我身上可是喪服麼這都是爲着令妹哩當初兩小相慕情致纏綿我遂固結終身不能解脫雖然福薄緣淺不能伸一日伉儷之權然而眠思夢想終難稍釋死者有知想必當有冥感哩磨敦聽到此處實在耐不住了說道你是說我舍妹麼阿彌陀佛這到底算什麼話呢說到此句臉色已大變金灰白了又道死了這話是實的麼可惜我尚尚未得信你可知愛格是幾時死的呢辨散眼角上已掌不住流下淚點勉強答道就在這數日內哩聞得令妹死時寂寞悽涼異乎尋常蓋既無人慰侍殘喘又實爲貧所逼無力調治以致愁病交侵竟不起

寔在可憐極矣隨又問磨敦道聞得令妹有遺孤二人現在何處呢磨敦應道那年長的現在二酉村白拉雷坊內習書頗爲安適人倒很聰明將來是必有出息的年幼的現在寄養我家山荆撫育之如原來這如字底下磨敦想說一個母字無奈這個母字銜在嘴邊就勉強說不出看官此是天良不昧正磨敦的厚道處一時面紅耳熱咳嗽了一聲道就是就是加意照料噲又連咳嗽數聲復長嘆道惜哉辨散道這年幼的函貌可能像娘麼磨敦道舍甥面貌實似其母輕年時咳甚愛妹竟與世嗎辨散又問道令甥今年幾歲呢磨敦道年紀有十歲了比年長的小四五歲是愛妹很疼愛的阿呀愛格你不及見兩子成立矣這不辜負你一生苦心嗎那辨散聽了這些說話看了這些情形早以明白了七八分遂關着道在下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與老兄相商念我鍾情令妹一世懸居惟慮業尚薄小康似可稍盡寸意以報九泉今其長子年既稍大尚可自立幼子寄居尊府未爲久計將來讀書習業大事正多君未眷屬嗣續已繁其肯割愛捨去給我領歸麼磨敦皺着眉疊着手指躊躇了半晌答道奉蒙厚意惠及遺孤這是極好的美事哩但一時鄙意尚難決定那孩子亦有事上街去了請到兩點鐘時來會便飯再行叙議未知尊意如何說到這裏又垂頭自語道我還得要與老婆商量呢辨散稱謝將欲告辭磨敦又嘆道噲使愛格得合歡君子豈非幸事想天死之慘羞痛之苦俱可免矣辨散愁容悽色噲噲這也不必說了總之情緣孽緣莫非前定既種下這緣字的根苗就應該了結這緣字的結果此是我區區一片苦心說畢站起身道暫時告別兩點鐘再來趨府

罷遂掉轉頭出門去了這邊進去與渾家說明，故等到自鳴鐘上嘴啣打着兩點向不見希尼回來磨教着急不及食午餐親自出街去訪到三點鐘，希尼仍舊毫無影踪他渾家不以為然解說道小孩子家那有氣性不過暫時懷恨罷咧等腹內饑餓好不得自食回來的磨教勉強答應就叫搬出午餐來那時客人未到這是不便相擾之意那時候耽擱太久飲食俱屬無味燒羊腿已經焦枯芥粉鷄已經糊塗胡亂用了點餅乾山芋遂放下刀叉不喫了到將七點鐘時辨散已來希尼尚不見歸他渾家也荒了手脚道還不趕緊去尋覓麼那時店面尚有晚市闖家的人如細崽馬夫之類分頭尋覓直到十點鐘纔各各回來但聞得隣人說午前見一小孩子面貌像是希尼跟着个十五六歲的孩子蹙着出鄉去了磨教初意是防恐他怒忿自盡甚爲着急後聞得有同鄉之信略覺放寬又與辨散談起恍然若失道哦是了我此番來時在公車上遇一少年面貌大有髣髴愛格之處訝然觸目曾經問及尊府無奈伊不肯開言真沒得法後來我到府時在路上看見這少年携着小孩子並坐在石廊下絮絮密語看來就是他於是大家擬議以爲必定與乃兄逃奔了去知此事如何下回續談

### 听夕閒談次卷第六節

#### 兩封書離殺者舅舅

#### 一塊牌纏住小哥哥

當時贈給紅鴉飛鵲亂成想設法追趕或想逼出偵探奈時已夜深不能動手只得且俟天明再議到了次日早晨正在盥漱之際忽聽門前搖鐘甚急速到一書連忙接過信封一看只見上寫道姪婿大拜上遂連忙折開念道

不通音問者已月餘矣始以狗馬馳逐之事擾其中繼遂以筋骨肢體之疾使其外沈綿委頓展轉林蔭離翹企 肅輝實勞夢想屢思伏枕作札周詢 起居無如四肢疲軟握管爲艱今幸託庇 鴻圖調治稍痊望勿 慮念一俟扶杖能行即當趨前領 教舍間家事不堪告人以避處此人偷變局欲慰先叔于黃泉遂不能順家君素志今幸積誠感動家君已肯回心遂加顧恤惟先叔遺孤二人經先婦臨沒之時殷勤囑付并令將幼子交給與姪處撫養爲此專人到府領回務望即飭希尼隨爾來人返舍實爲萬幸至寄廬 尊府之時深蒙 愛護攝携有如骨肉實爲感激萬分喻環結草自能圖報九釐也至康吉前係承情推薦習業販書現在因有微嫌脫身奔避白拉於蒼黃之際頗覺懷疑及至檢查銀櫃始知其實無罪戾今竟去同黃鶴臨跡全無是豈遺遺異圖乎或者潛匿深山乎俟賤恙告痊即當各處訪查倘此時喪家之狗實實然來投奔 尊府尙望格外加惠毋令失所是所至禱并謹將伊無罪之說割切書示以安其心并示以嚴君與姪皆有極力扶助之意囑令釋怨

成歡無負愚父子一片血誠也力疾作書匆促不盡隨穎無任神馳下署姪阿大謹白  
磨敵將違書贖畢目瞪口呆半响說不出話來其時伙伴已開齊了店門樓看又有下書的遂  
接了書信送將進來磨敵看見信殼上面寫着白拉手緘四字遂縹眉道不好這淘氣的小東  
四又惹人費唇舌打筆墨官私哩一面呱呱呱呱的一面折開信念道

徑啟者令甥之在敝店也曾有小札詳叙情形諒已早邀 鑒察乃近出一事雖不能歸咎  
於我而我亦殊覺難平為憤敢為 知已者瑣陳之緣今甥之為人勤敏有餘謹慎不足凡  
一舉動時有蕩軟繩檢之失此亦幼年失教所致弟亦不講小節惟巾幗之見每每以面諛  
為能以脂韋為美 令甥直遂徑行性情粗率却全異之相反是以屬處之聞未免小有嫌  
隙然仍不害其為習業也適時調處相安如 有蓋弟終愛彼之才力并懼 兄之面情也先  
實納坡倫有尋凡人之行事述事 取光明磊落落可露尾藏頭今日之事倘不以實告轉  
詐取信友朋之道前一 伊接得家書情狀惶急求我借銀與之歸家此求字當時宜改強  
字蓋已露悞色很 全置師弟之倫於不顧不得已內子及畢明先生皆故為威嚴以峻却  
其請隨即忽然出門及歸而令甥已去但見金錢二餅允令銀錢十四枚散布地上內子與  
畢明意謂必遭搜檢且恐夜闖復有盜劫等情舉家戒嚴倉皇失措畢明遂向隣屠借得神  
焚宿樓下以備不虞弟意誠不慮有盜劫之舉 請朝 屬 安無事檢點藏銀箱篋亦  
實無缺少絲粒之處 心慈之怨怒填膺深悔太甚令甥之飄然遠引者或尚冀其惠然肯

來也因私計曰倘伊仍返敝肆當畧加責譴以示創懲乃俟之數日并無影嚮心遂不復自  
釋以為可應即令畢明情線役跡之計費去金錢數枚訪得伊母愛格病歿正在殯殮寸衷  
凄感急思設法驅恤之忽遇伊中途畢明上前欲加撫慰突遭其猛力推倒輾轉溝中身受  
重傷狼籍已甚又費去銀錢數枚製藥調治而彼遂捷足狂奔尾追不及此即納坡倫所謂  
計窮不如捨也次日羅巴君之狀師來舍聲言羅巴君頗有垂顧之意如有可施力之處倘  
願代勞此一役也弟心甚為令甥挂念然綿力亦已竭矣果無復勞狀師之處內子甚為不  
平致相勃然此第家庭小事不足齒及以上各情不敢隱飾惟兄團辦為荷信後又有附  
筆一行則封後又折開所添入者讀今日線役復命報稱令甥現在倫敦借不逞之徒結為  
黨羽如欲跡須費不貲此事行止惟兄自主謹再附筆上達

辨散初聞阿大之曾知彼迎回孤子心存妬恨只管打自己主意若何設計若何措詞便此于  
仍歸我領去呢遂只是顯顯磨敵的發怔白拉書中之話他竟一句沒有聽得磨敵看完了信  
輪算了半日說道這還了得嗎將來不要鬧大禍嗎那是必須訪尋回來重加約束的請教這  
訪尋的方法應該怎樣呢原來磨敵是箇沒算計沒主意的人終身沈溺於吟詩作賦的虛浮  
學問又把這心思全用在一个情字上加重作繭如蜂釀花真是性命以之的於這些正經事  
務倒是全無關係全無把握的磨敵見他無方法只得自己作主逼出實帖登印告白又  
延一狀師磨敵在倫敦一游就便消踪跡又派人查就倫敦處所私查密訪去了不表

却說這兄弟二人一馬奔去不知途徑遇過走盡去磨敵鄉鎮已遠康吉就將愛母去世之事  
緩緩說給他聽希尼也是痛哭一場看官你道父母之愛是箇天性所以一聞凶信雖小孩子  
亦曉得涕淚滂沱的然究竟是小孩子墳邊之眼淚比草上之露水還容易乾哩父母之於子  
深憂切慮無微不至其與小兒之暫時哀痛豈止天壤之別呢孩子家餽糖被搶不覺滿面淚  
痕及見舞蝶翻采淚容即變喜色了此番希尼新得屍身束縛本已喜懼到了不得兼之市鎮  
繁盛山水清幽花木岩壑處處佳景所以頑耍之心已勝過淒慘之意一路跟住了哥哥常是  
欣欣然有說有笑的走到天晚這時候正是夏秋之交景色晶瑩星光燦爛涼風替扇微露潤  
衣野曠天高光景絕妙平心默對覺萬物皆有互相慰藉俾免岑寂之意哩二人奔走一天精  
神困倦見路邊有新割的草堆平平的猶如絨毯厚疊一般遂揀着乾淨點的一堆草上放下  
伏包鋪着飯單權作枕席相靠着露宿一宵也算足聯牀夜話了次早樹頂鳥啼驚回好夢曉  
日初升瞳矓耀目他兄弟兩人坐起身擦擦眼睛道是天明了我們略息一息就走罷看官他  
兩人本是拘束久了的如今自由自在恣意遨遊雖則孤苦伶仃無人顧問這心中倒覺聖礙  
全無到飢渴時每就鄉村小市中胡亂喫些飯食或沽飲村醪或飽餐麪餅到晚來或棲身古  
廟或託足樹陰康吉年雖稍長亦覺萬慮全消所有赤手創業之艱嚙人謀食之計倒也不去  
想他惟是肩負行囊踴躍前進走了數日見前面市集稠密鋪陳熱鬧來攘往較擊肩摩大  
有豐盛富貴氣象見道旁石庫門前有老翁坐着康吉便上前聲請教這裡是什麼所在耶

老翁看了康吉兩眼笑嘻嘻道難為你這小哥怎的就能尋覓到此此地名為弗那城是著名  
的極大都城頂好頭的康吉謝了老翁順着大街進了城門只見堆堞嵯峨鱗層疊果然好  
一個大都城穿過幾條街道忽見一家門首掛着一塊白粉金字招牌上書着薦人生業公司  
下面又註着兩行小字道每日十點鐘起至四點鐘止開門辦事凡店夥佃丁廚役等等皆可  
量才薦任謝銀減取又旁貼告條一紙寫着現覓司竈一人副園丁一人如有能當此役者即  
來本公司簽名云云康吉見了大喜道正合我的機會了遂命希尼守在門口自一踱將進去  
只見寫字房的玻璃窗開着一老翁踞案而坐身體肥胖肩背短縮架起了橢圓式的水晶眼  
鏡在那裡對閱冊簿窗上窗簾身掛道先生不才欲覓一生涯請費清神為我作主老翁徐  
徐的退下眼鏡將康吉上下細細打量一番道且請先惠掛號二先令康吉應諾即  
從衣襟口袋內摸出銀錢雙手奉上老翁接了道好好啊我且請教小哥你這副相貌態度一  
定不是傭工的康吉道謝先生明鑒不才曾經進過大學院寫字繕書皆可羅馬及法國言語  
亦都懂得繪圖量算各藝亦畧知一二的倘有合巧的機會好用得着的處所務祈推較好在  
我無大志不計較金厚薄唯老翁道好好好內副教職可合意麼答曰惟君等之某無  
所不可的又問可有保人麼康吉直對道沒有老翁道沈下面孔復架起了眼鏡注目定視道  
為何沒有保人呢康吉又直對道某因少時孤露母親嬌養從不令出外交納所以朋友絕少  
後還從師習書買之業厭其低微近來逃出世間又非故鄉人地生疎叫我從何處尋保人呢

老翁越冷言道：「小器你莫看得太輕鬆了。近日學問聰明的，皆以為常事，不希罕就館。反難主人亦分外苛求。你是遠鄉之人，一無戚友，擔保恐怕更難成功。哩且此地亦無這許多學塾，依我愚見，不如手藝倒勝於文藝。或有能做之事，倒未可定。且俟禮拜一日再來。罷康吉看了老翁的面色，聽了老翁的說話，不覺垂頭喪氣，鬱了出來。到門口遂攜了希尼，又整前進。希尼忙問事體若何。康吉嘆口氣道：「這事很難著哩。那曉他的心內雖一時不自在，到得鬧熱場上，人挨人擠那寬穰，難想出息之心。倒又裏興起來，依舊十分鼓舞了。又走一里多路，走過一廟，廟裏只見那殿內有一匹駿馬，耳削蹄輕，通身赤色。在那裏蹄齧不肯受羈勒。哩國人在旁攙著鞍轡，向馬身披挂，剛要飛身跳上去，驟一閃，那匹馬就把耳朵一豎，蹄子一蹬，不由分說，直攙的攙起了。這國國人沒法，疾忙帶住韁繩，馬又把頭飛撲，強非常。國人弄得滿頭是汗，喘吁吁，一手拿著鞭子，一手挽住韁繩，要想緩緩收服下來。那馬只是不肯馴熟。康吉在旁看罷，焦躁因要試這馬的神駿，所以儘站著的看了。出神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受恒受漸齋遺稿

張君眉叔傳

吳江沈曰富撰

張君諱爾旦，字信甫，一字眉叔。其先出於宋丞相魏國公元世，由閩遷吳，遂為常熟人。入國朝，有承志者，候選州同生。子太學生斌，斌生議，叙九品樂生。三子長省，初次爾。爾季即張君也。君生七歲而孤，家故貧，伯兄治室事，遣君與仲兄共塾。讀君入塾後，於仲而讀常倍。仲少長，即好為詩，毛琛壽君者，君父之從舅也。故工詩時，至其家，君從問業，必留食，食恐不足，恆自減其食，以勸毛。毛喜，贈以詩曰：「纔十三齡能敬客，純羹香飯勸加餐。老夫被酒龍鍾甚，絕倒空山坐莫寒。」空山生莫寒，五字君所吟句也。已而伯兄卒，有姊氏嫁杭州君，往依之。居有年，歸遺所生母呂氏，喪貧益甚。同縣蔣山人寶齡，僑居郡城臨頓里，君即其居，授徒以自給。與元和朱孝廉綬交，論詩多不合。聞鄉先輩孫太史原湘好以詩接後進，介蔣往謁，聽其言悅之，遂納贄焉。大史主講洋川，君從之。客居洋川數年，歸始補諸生。年二十八，君娶於瞿，與仲兄同居，共爨。屢應省試，不見收。益肆志於詩，君居家孝友厚於倫，紀性復耿介，非其人，不交。雖困取，子必嚴，故其發之於詩，骨清而神逸，情致婉篤，如其為人。嘗謂作詩由妙悟入，其造句貴乎空靈，有味自云得之。太史所教，然君之用力專，所養又完，自有其獨到之境。深於詩者，能辨之。其所嘗往來，邵孝廉淵耀、季布衣士詵、文學成銖、趙孝廉允懷、詹簿奎昌、錢明經執禮、吳文學震，皆以著述見稱。於時無不推重君者。每相從作文酒之會，一時風雅之盛，首數虞山。亡何，諸人先後物故。

存者亦老病君又喪其仲兄顧影孑然遂輟吟咏而游心於竺氏籍斷筆血者十餘年然時追憶其平生師友不能忘誦其佳句命門人范璣繪之名曰懷舊摘句圖蓋君之於交誼甚篤也道光二十五年年五十四卒後十年門人趙宗建哀其遺藁曰種玉堂詩詞集凡若干卷刻之無錫秦細業爲之序君有子二人長文旴爲兄後次翌與君喪未練而死有冬心閣詩一卷今附刻於君集後

沈曰富曰余道光十八年春在崑山因父執楊君秉桂陳君希恕得識張君君時已學佛然與余語未嘗輒及佛也其後屢相見無所不談最後會於金陵君方入闈余急赴揚郡一見即別及歸自揚則聞君已卒矣君門內之行甚摯處昆弟夫婦間有大過人者世顧鮮稱述余無由據實以書所可書者獨其詩而已雖然詩固有其本也讀君之詩蓋亦求其所以爲詩者哉

#### 陳嘉甫傳

陳應亨嘉甫者小字儼生余婦翁夢琴先生第二子也於同產序第六先生四子先後侍几杖出游而嘉甫從最久凡先生一詩一詞皆嘉甫手錄而編次之晨與坐先生側與疾至者環室外以次入受治先生曰某人感由某經見某象宜用某湯嘉甫潤色而書於方未嘗有誤也日過中先生出嘉甫即所坐攤一編伏而誦聲琅琅然暮歸然燭溫酒以待賓客之過訪者書問之自遠至者皆有籍記之一一以告既視先生息乃時就余夫婦談話亦不喜多言日必如是居余家十五六年先生所謂靈蘭精舍者僅片席地嘉甫未嘗有數刻許離也或邀之游飲輒

辭性喜作字精小楷娶徐訓導錫琛女徐善書嘉甫由是藝益進以其家譜舊本多闕佚又臨錄未工於是重自繕寫數易其紙經數年始成復訪問而增益之規模畧備君體羸瘠弱冠後一病兩耳忽聾先生有所命漠然不知對因遣歸以兩弟更代其役後少愈操其術游嘉善之胥塘同縣之莘塔所至人爭就之有失血疾時作時止恐先生憂輒諱之先生卒嘉甫哀號頓地疾遽發既練而彌甚時旻先生宅屢不成嘉甫皇急泣謂其兄弟曰我病度不起苟不與葬目不瞑矣未幾得吉壤及葬嘉甫疾已瘳猶強欲往執舂搗家人勸喻之乃唯哀經從事病中手鈔先生行略至數十本去大祥前四月卒咸豐二年三月十六日也年三十一臨歿諄囑用素衣冠斂其兄善甫諾之既而曰六弟今得見父母豈可使凶服侍側乎不果用其殯也余與張元之往會其事皆哭之哀善甫哭相謂曰我四人者承先人後爲家猶衆音之合曲我爲鼓六弟爲笛鼓提綱挈領而已笛之用可使無微不至今已矣不復成腔調矣言已復哭余與元之皆悲其語而又味其所言甚有合于詩所云既翁之義嗚呼世之知兄弟之可樂者鮮矣幸而有樂體其樂者復不使終享之天何爲而然耶嘉甫兩娶先後生三女殤其二今以善甫次子恭寅爲嗣

#### 胡髯傳

髯翁胡姓名增字有成以字行先君子號之曰樸園翁之先嘉興人自言其祖有官武弁者明季戰死於斗門詢其名不能舉自其父始居吾里謹愿未嘗與人校母好佛終歲嘗持梵唄是

生三子長即翁也兩弟均好博仲早卒季不娶翁以其博也恒槌之不怨行買得錢輒資翁  
受之不忤每語人曰兄弟之錢我錢也我錢兄弟之錢也非獨兄弟也親戚朋友里鄰皆然  
則不問彼此用之而已矣翁始亦好博以其弟好之甚遂痛戒初設鮑魚肆歲獲利其隣有業  
締繡組紉者徽人也客卒孤寡在家無以贍翁分肆之半任其業以所贏寄徽徽人之家足食  
而翁之資本日損不數年兩肆皆蕩然翁設徽人位祭之哭而告曰不復能顧君矣仲秀才湘  
寧失火先君子呼翁同往救翁登樓火焚其梯遂自樓窺躍下仲氏長物存其半翁力也徐孝  
廉琢館余家善病頗厭接賓客獨好翁日招與談翁不知書喜說忠孝觀優伶聽禪官莊容正  
色終日不倦粉墨之態諧笑之音一作則掉頭行耳與余家爲鄰六十年余家有吉慶事則歡  
抃舞躍如已有之遇憂患恐懼亦如之歲丙午翁年七十余乞畫友沈固繪其貌屬同人題詩  
翁曰諸所題未詳吾生平願子詳之余曰欲詳翁非詩所能詳也請爲撰生傳以壽翁可乎翁  
曰善遂書之

徐氏二孝女傳

吳江沈曰富謨

嗚呼三代之治可謂周矣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蓋大宗無子則有小宗以繼  
統小宗無子則有大宗以收族是故鰥寡之養豈待上之家存而戶卹哉立法善則施惠自溥  
矣後世宗法盡廢人乞無子者苟之族黨之依倚不能無失所之虞於是育養子者矣有贅壻  
者矣其宗祀陽若接而陰已斬然且不安於室仍不能享其養何則天不屬也求其天屬莫如  
北宮之女嬰兒子之事則又及其身而止其可爲繼是亦不可爲常法也然非真有愛其父母  
之心則所謂撤其環瑱至老不嫁者又必不能行以故當其時名聞于敵國而至于今二千餘  
年踵其事者蓋少矣嗚呼古法變而治日疏世道降而恩日薄豈不可慨也哉吾郡元和縣之  
姜莊有徐仲書者無子生女三人長已嫁次及少未字仲書卒其妻老矣二女相與謀曰今相  
繼以適人母何依查留一人以待母乎已而又謀曰今一人留他日母百歲後子然顧影何以  
爲情其俱留爲便於是相與誓媒妁來輒摩之去遂不復字人其家始小有積族有不肖子遺  
租賦吏來按問則給曰仲書所積虧也二女無由質輒鬻其田以償不足則舉其家之圖籍器  
物盡付之事平而家耗矣母既沒二女益困苦衣食幾不能周長姊所適爲震澤秦明釐清錫  
明經子憫從母貧藹之二女不往卒相繼以窮死明經之從孫廷玉撰事略寄示于子謂二女  
之孝則發於天性雖處困而不悔誠可與北宮嬰兒並垂不朽矣然于有憾焉今世宗法雖不  
行未嘗禁爲人後二女曷不爲父母宗祀久遠計而顧忍出於此及觀償賦一事乃知徐氏之

族蓋無人也昔北宮生於戰國無禮義之時而趙太后尚有不朝之責今國家崇尚異行貞孝節烈之旌歲不勝書二女獨不得與於褒獎之典乃反見侵辱橫被追呼之警魚膏之膏屯也無亦奉行者之失歟予就廷玉所述論次之附以平昔之感以俟觀民風者採其事云

#### 泗涇文昌閣記

婁泗涇鎮一名會波村元季陶九成輩家於此一時文承之盛見於記載明魏文靖曠爲校官於松嘗往來其地集中有詩舊有祥澤道院建自元世明改爲真武祠祠右隙地國朝康熙中里人士築文昌閣其上嘉慶十六年曾一修之先是元年秦主政淵登進士第官刑曹自是里中慕學益衆出庠序而上公車者項背相望今復少間矣主政族子文學宏本偕其友聞文學韶慨閣之復圯告於同志謀再新之乃以咸豐六年春鳩材命工余方承乏金山講席暇輒至松城其冬偕友人夏令以事造其地夏與秦有舊因厲其家五老峰園時閣功方竣而君已兩月前物故聞君方偕其執友門人數輩結社園中禮誦我郡彭氏所謂文昌玉局真言者願不鄙而時就余且露余曰主政通籍歲在丙辰今適滿其中子衰則復盛是閣落成同人咸有代興之願請爲之紀以勗之余不獲辭乃言曰文昌紫薇垣外六星也在北斗三台軒轅之間其祀本附於郊壇而別有獻穀數之祭後世遂疑爲掌爵秩之神陸清獻公幸靈壽作祠記嘗辨之矣嘉慶初朱大興當國乃奏請用太牢而編入祀典前乎此未有也自乾隆季年儒士人囿於見聞乃黜專經而分年試之後遂五經並試然是時彭紀袁趙之言盛行於世士人不

能體仰 上意而迷溺於詞章訓詁之習及大興八相翻然以正人心爲己任而速於求效遂託於禍福之說以歆動之其意誠厚由是質厚而愿者咸信之其才高而跡弛者仍藐藐焉善乎元之大儒有言曰六籍顯晦上關天運今去專經之世已七十年無往不復諸君子行修於家學成於身以之對越神明上邀天貺其必求之於經乎夫三垣七政二十八舍昭罔於上以成歲功天道之常也易書詩春秋三禮四子之書森列於下以維世教人道之常也天失其常則爲災異人失其常則爲妖孽盡人以合天舍經易以哉諸君子平日亦必有見於此而予雖識短而交淺不敢不舉其所聞以相告也閣凡三楹閣之下爲課文之所前爲門樓後有堂堂外有亭沼相傳范氏墨池遺址也是役也經始於正月某日成功於十一月某日凡出資者姓名與工匠之廩材瓦丹漆之值具於碑陰倡其事者秦聞二君外爲顯子寶疇秦子鴻翔陶子某陸子某先後董其事不憚勞者楊子某實未集先借金以興役者洞庭吳子從亦也是爲記

#### 四時樂境

夢湘主人錄

日月跳丸忽忽如夢加以名爭利競膏火自煎祇令人歎蟬蟬耳夫鳥飛花落目前光景爲歡自饒七尺我身正自有安排處也

#### 春時

晨起點梅花湯課奚奴灑掃護堦苔  
禺中取薺薇露浣手薰玉裝香讀赤文  
綠字書响午刷新  
荀荀供胡麻汲泉試新茗  
午後乘款段馬執剪水鞭携斗酒  
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

五色箋集錦囊佳句薄暮繞徑灌花種魚

夏時

晨起芙蓉衣傍花枝吸露潤肺中披古圖書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床談齊諧山海經倦則取左官枕遊華胥國午後剝椰子盃浮瓜沈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温泉權小舟垂釣於古藤山水邊薄暮簪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

晨起下幃檢牙籤挹露研朱點校出中搽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戴白接離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斫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

晨起飲醇醪負暄盪櫛禺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名士作黑金社晌午扶篋理舊稿看昏影移塔濯足午榜携都籃向古松懸巖間敲冰煮建茗日晡布衣皮冠裝嘶風鏡策蹇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無上妙諦談劍術

釋蓋臣先生名羽文古歙人也博覽羣書文條豐蔚所著有清閒供一卷皆言山居清暇之事名言雋語絡繹不絕閱之足以解釋煩悶第篇幅甚長未能畢錄茲摘其四時樂境一條郵呈貴館登諸瀛寰瑣紀俾海內風雅之士咸得捧誦亦可窺豹一斑卷中他作容再錄呈

記韻蓮軼事

滄江李康民著

韻蓮姓梁氏始爲西冷人徙居安東醫道通攝彈詞技甚精敏音節嘹亮最能動人往來於雲間吳會諸勝地間時有韻子卿徐錫卿皆名噪一時咸有貴介爲之醉心然不逮梁也其至雲間有吳興陸生者年少未娶悅之特甚然爲家人所束雖得聞數數過之而其情恒有不足然一夕忽失陸所在則韻蓮他遊陸乃尾之而去也其芳艷動人笑彼楚蓮香徒招蜂蝶耳嗚水徐生者世家公子也工詞翰登拔萃科一日偕二客訪友於吳婁門之東復東而韻蓮在焉公子固深於情者嘗有柳梢青詞云一剪橫波相違蕩地未隔銀河知是誰家欽光溜玉襪影裁羅通辭怕擲龍梳只惆悵三生恨多短短楊絲灣灣月于奈此情何公子下榻於風月主人家去韻蓮筆樓自東而南相隔里許輒朝夕往韻蓮初不知其爲誰因見公子去來獨殷而情致温淡非尋常中心異之因問於他客近有客徐姓者膠水人日夕來彼何人斯彼何人斯久之始悉公子其人者由是而詞中意曲中心乃可知矣惟時正早春其地有號小虎邱者梅花盛放梅林爲昔賢遺跡有琴臺詩屋諸勝一時雅人每觴詠其處公子之來與諸文友留連詩酒極唱酌之樂無何行將歸矣風月主人邀同人置酒梅花林畔觴公子行復招韻蓮度曲以侑公子公子詞序有云酒波乍浮一月獨朗絃索未絕萬花齊開寫是時景象如在目前他人不容強羅乃譜曲遊春一闕欲付韻蓮錄事倚雲和歌之令山禽起舞其詞曰艷雪當筵散正綵旛初剪春到香國嫩約前宵記花陰羅襪鉤車芳陌鬢影欄干側料翠羽飛來曾識指樹頭

瀛寰瑣紀

記韻蓮軼事

十七

數點羊燈窺見那人顏色頃刻離愁暗織奈韻歇珠喉光墜瑤魄第一相思是偷拈奴股蠟燭  
頻書蠟淚銅荷濕歎水樣年華輕擲等恁時酒社尋盟豈歡更拾檀槽未撥忽有二道人至入  
坐聽蕭娘一曲坐客皆出於不意然俚俗所相習者遂與共飲頃之四弦徐動哀音欲流客有  
江州司馬其人者不覺青衫兩濕也客中擅丹青者二人其一卽淚濕青衫者復商爲因以繼  
題詠玉芝生曰我當歌長亭怨慢一闕以和徐子於是飲酒酣甚二道人者一蒼顏白髮一道  
人冷笑不語白髮道人引數觥後醉於赫澤移紅燭而照海棠遺欵墮珥座客皆厭其無俚一  
客賦詩嘲之少頃回顧一冷笑道人忽不見座中有不元頭陀步月地穿花影而覓之道人乃  
獨立高邱仰看明月在天俯視花霧搏空氤氳一氣身在萬重香雪之表口中亦自吟一歌歌  
曰梅花萬樹兮春風香登高攬古今月流光美人歌曲兮幽韻揚寒香飛舞兮鸞鶴徊翔翩翩  
輕舉兮遨遊帝鄉俯仰大塊兮白烟蒼清絕一氣兮千載茫茫歌竟而下適遇不元頭陀相  
與大噓遂聯袂而返飲所比至而美人已去乃復各盡數觥而散次日製圖成一客作隸書引  
首玉芝生題長亭怨慢云是依舊風廊月檻雪海香堯酒槽珠玑喚醒吟魂寒烟幾筆數荒暗  
濃春誰縮生怕是消磨漸那更證盟鷗鷺提起天涯萍感還念者青衫飄泊不分紅顏分占花  
枝照眼奈鏡裏華絲偷減憑寄語海燕江鴻漫重省舊遊淒黯只鈿笛飄殘莫使東風輕颺同  
人亦各有題句茲不備錄不數日客皆星散公子既歸久之復倚買陂塘寄淮海外史其詞曰  
黯離魂碧雲天末迢迢猶滯魚素風流誰比秦淮海筆底青山無數人乍去正梅子黃時腸斷

方回句年華如羽悵畫稿曾留詩盟未冷聞了舊鷗鷺爾塵香記得看花倦侶檀槽深夜低訴  
而今酒伴如蓬轉何況酒邊眉嫵江上艣想散髮扁舟燈火松陵路相思最苦指柳暗官橋尊  
香水驛都是夢君處猶不忘韻蓮錄事也 年餘有客於申江見韻蓮乘翠幃被華帳彩樓觀  
劇又二年客復至申訪問之則嫁矣不復知所終云

王秀錦小傳

璞庵初稿

王秀錦字蘭卿鄞尉人居兆榮里眉目端好身軀如燕若不勝衣金蓮止盈握乍見人吶吶不  
能言而骨肉停勻肌膚溫膩夙與狎好者咸艷稱之辛未秋有夢覺生過溫友人薦以侑觴眼  
波迴繞相見如相識生口占一聯贈之曰秀奪塵寰波一轉錦開屏障月雙圓錦聞之默默有  
所感時生有湘鄂游錦以月圓之約爲問生屈指應之曰一月可矣留兩日匆匆而別適上本  
繁盛地萬金之富一品之貴往來酬酢無虛日而塗脂抹粉送舊迎新境過則情遷往往有逾  
月不相識者生越百數十日乃返復折柬招之已是人家祀竈時候嫣然而至依依如平生懽  
邀生臨其家欲留度歲而難出諸詞屬妹愛卿致意生堅不可許以元旦後卽出留飲五日匆  
匆復去噫錦之志於此決矣先是其有昆陵屠氏子者美丰姿饒資財具五品冠屨年二十有國  
長錦三歲相與有終身約生至後錦意遽若有所屬然一月之約遲遲其來度歲之留却之至  
再屠因設詞買之且厚賂勸母草草納采錦遂不能自主生歸越一月復游溫聞錦將行亟往  
訊之錦匿之於愛卿室留作竟夕談初言中心嚮向之誠繼述兩次懷思之苦終出涕而歎曰

君少年人也心不可捉摸吾身多病又不能久待今雖去非吾願也生聞言欲噓無可答譜摸  
魚子一團慰之詞曰滄離魂半床燈影匆匆留去難決來遲屢負東風約珍重一聲長別宜自  
惜怕煖玉侵寒其解裙兒結幃低枕應任荳蔻磨濃櫻桃舌潤惆悵共今夕秋波轉渾做入懷  
明月呢人私語咽咽相逢我尚嗟淪落美爾生雙翼休再憶離淚點紅綃抵得啼鴉血天濤  
浪鷓只燕子重歸桃花依舊孤坐更愁絕詞成互歌之不曉成聲復相持而泣愛卿在側以言  
戲之曰嫁者已得所矣君之詞如傳歌則脂濃舌潤得無貽他日羞耶生日非也吾與若姊相  
識半年相聚無十日今將去之際畫屏平日所狎好者獨留子以承夕人言可畏恐有甚於櫻  
桃豈冠者此謂之作以荷帶未解一團正寫白圭之無玷也言已雞聲亂鳴譙樓剛四鼓生  
與辭亟出錦猶約明日一見生姊應之遂不復往錦停棹數日至二月朔始行屠本昆陵木賈  
屠宅宏敞後有自楚來者言其家室頗相安云

開門七詠同泰膚雨作

費山蔣敦復劍人

柴斧柯莫假任蕙萊滿路樵風往復回何物能逃兵火劫此中或有棟梁材苦吟皮骨憐同瘦  
得意功名讓後來日暮行歌思富貴當年翁子本庸才○米 健飯英雄暗自傷江東有價問  
何妨飛騰鼠雀翻倉廩飄泊鸞鳳覓稻粱萬里山川彈指現一官升斗折腰忙千金報德尋常  
事此日王孫滿路旁○油 讀畫人來寒具傾禽言應笑太癡生賦人殘炙休相汚澤物餘膏  
浪得名四海元黃愁鼎沸雙九日月補鑿明飛蓬憔悴芳容損自伯之東感妾情○ 盪 漫  
空偏洒雪花籠大賈峨峨白玉蘊淡泊和羹存至味蒼茫煮海想雄圖程原有價攜酬亟羊若  
無煤望幸孤惆悵烏臺舊詩案休言三月食全無○醬 芍藥千瓶曬畫闌元文覆後要誰看  
砥道備物周官重印笮開邊蜀道難車上衣冠泥水賤甕中天地夏蟲安尋常不用鹽梅品借  
箸何勞檢食單○醋 三斗須教鼻觀通呷來若與酸薑同秀才風味真如許兒女心腸笑此  
中六幅拖裱圍石氏一瓶橫架浸曹公世情莫笑微生直或乞當年計未工○茶 酒醉香殘  
夢不溫瓶笙細聽最銷魂六經字向人間補七品官從坐上尊北客若來逢水厄兩能何法說  
宗門著書笠澤今無恙小竈紅泥認舊痕  
劍人茂才負奇才以詩名大江南北著有獻古堂詩集行世板片燬於兵火應敏齋藏訪刊  
其古文遺集尚有遺詩數卷此詩未經刊行舒鐵雲瓶水齋集中亦有是咏今劍人所作有  
過之無不及也

續夢驚新語

代臨川逸史錄

蝶爲才子之化身花爲美人之小影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自饒別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爲人憂雲爲書憂靈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豔牡丹令人素蕙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情必近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沈美人不可見其天 妾笑不如妻賢錢多不如境順 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富爲草中之萱草毋爲鳥中之杜鵑 目不能識字其聞尤過于盲手不能執管其苦更甚於啞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奕棋秋雨宜鼓琴冬雨宜飲酒 菱荷可食而亦可衣金石可器而亦可服 酒可好不可罵座色可好不可傷生財可好不可昧心氣可好不可越理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詩文之體得秋氣爲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爲佳 所謂美人以花爲魂以鳥爲聲以月爲神以柳爲態以玉爲骨以冰雪爲膚以秋水爲姿以詩詞爲心吾無間然矣 雲映日而成霞泉挂巖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 秋蟲春鳥尙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搦管拈毫豈可甘作鴉鳴牛喘

乘風破浪圖題詞

癸酉夏將有入都之役同人設餞送行馬君笈雲繪乘風破浪圖贈別爰感其意自題其  
 陂塘詩餘一闕餘請 大詞壇斧政並附諸同人題詞 且池釣徒倚聲

論男兒南船北馬安能長事吟嘯燕雲翹首三千里六月軟塵遮道凝遠眺收拾起曉風殘月  
 閒詩料江山看飽更東指蓬壺西凌星漢一覽海天小○青青柳樹緒幾般縈繞出西向而  
 笑長安自古求名地難得弟兄同到 時仲弟應京兆試同行 貧也好無奈是高堂愛日慈  
 顏老春暉寸草待桂子黃時蓼花紅候捧檄整歸棹

鉢池山農初草

扶桑東畔日輪高萬里凌風意氣豪身帶烟霞朝紫極踏平滄海不波濤

雲間沈祥龍約齋甫稿

楊君意氣凌九州弱冠落落誰爲儔胸中壯志鬱不發轉跨一作長安遊出門西笑滄海關浪  
 歌擊楫來中流長風颺颺鼓高浪日月慘淡天爲愁蓬萊宮闕在咫尺魚龍結陣青紅浮偉哉  
 造物物奇氣旣濃倚醉看吳鉤生平頗自慕宗慤到此長嘯休回頭噫嘻男兒立志貴如是致  
 身將相必與俱不然局促墮隔下苦吟未免譏時囚君今掉首挂席去海天萬里橫孤舟相期  
 努力建事業爾獨一舉雲衝秋

新葺庵主題

乘風破浪圖

乘風破浪圖題詞

君不見點蒼山脈通崑崙仙大壘烟嵐凝滇池貫注洱海嘯萬重邱壘富胸吞故鄉山水頗  
不惡湖爲鯨食江南春楊生鬚我首頻憂當年隨宦庭闈親誰知烽燧萬里家已破風聲鶴唳  
拉雜中吳聞頓遭大變痛柔海蟻蟠伏荒江村激昂航骸論時事何官抵掌陳天人合肥相  
公善相士英拔羣馬超駉驎高堂雖得賒微祿壯志那肯托冥緜今年卒用故人力資郎例得  
觀九關時則仲氏試京兆正提鉛槧刺千軍短衣結束上海船一鎗直送蔡臺雲黑洋濁浪  
壓如屋墨烟萬壘山堆銀風師怒吼海童伏凌激浪雨衝廳輪登蓬四望眼界豁但見茫茫巨  
浸天無垠遠看島嶼譚丸點一絲帆影微辨津沽門眼前光景歎奇絕壯游曷暇秋槎根我昨  
送君別黃浦炎風不動怒潮翻舟師激火助水力浪花躍擊船頭鼓我今盼君辭 帝都秋風  
江上鷹行孤不知七十二沽月可似金沙江上無

鷺州詩漁稿

長風天外吹巨浪江圓鼓中流一葉飛鸞起蛟龍舞鱗耳叱咤聲舟人噤無語推蓬一瞻視蓬  
萊在何許雲開錦舒七日浴色呈五高下耀光華魏峨幾殿宇此游非等閒更僕妙難數况抱  
曠代才錯落珠璣吐風雅杜司勳清新庾開府吾從海東頭佇看萬里舉

鷓鴣山農稿

出門四顧心茫然屋窻蛟宮浪接天遼海風波難涉險不如歸去耕良田英雄不肯闢下老駘  
駒局促心如轉願向洪波一遠遊且開眼界抒懷抱脫却萊衣挂布帆忽忽無暇說刀環揚鬚

鼓鼙衝波去共羨此遊非等閒况逢屏翳來相送如赴南昌得奇夢纔躍河津便化龍翔翔更  
作朝陽鳳回頭一覽江南小指顧蓬瀛已了了九萬雲程常自期三千水路猶嫌少一朝聲譽  
滿皇都碩畫訂謨握虎符天家用汝作舟楫好從宦海尋歸途

漢陽關業季華甫作於都門

我昔超然遊帝京海天萬里天風橫蓬萊漂渺不可即眼底滄桑幾變更菲材自顧慚舟楫濟  
川有願吁難成君今乍鼓出山棹壯懷直使天吳驚茫茫大海羌難測蒲帆穩渡風波平讀書  
十載占利濟知君一出慰蒼生請看從此乘風去海國波恬河水清

綠天居士稿

快乘一葉木蘭舟權破洪波滾滾流昂首雲霄投筆去班生壯志在封侯 前分八字趁長風  
萬壘銀山一望中從此吟懷應更壯編琶鐵板唱江東 乍辭堂北治行裝荆樹連枝入帝鄉  
祖述一鞭先我着定知蘭友亦分光 持贈新圖感故知依依江上別離時送君我更無他物  
忙擘花箋當柳枝

漱紅詞人稿

暫辭毛檄與萊斑戀關殷勤觀 帝顏足踏魚龍遊汗漫身隨鷺鷥列朝班蒼生霖雨敷民望  
丹詔河陽待 帝頒雪浪千堆雲一葉看君瀛海釣繁還

沈詒孫子毅甫稿

瀛寰瑣紀 乘風破浪圖題詞

元龍豪氣本縱橫 一片輕帆萬里程 無限洪波洗眼界  
我無才敢請纓 冀北定教逢伯樂 不妨  
志士不甘隔下老博

蘭緒外史

取功名須及早 久羨襟懷蘊六才 連翩並轡長安道 迢遞路二千黃  
沙如漲塵瀾 如乘槎泛滄海 直挂雲帆到日邊 天風琅琅吹海立 天形低覆小於笠 雙  
激水水 飛龍雷轟伏魚龍 戰丈夫到此果大快 胸襟 奇怪放開眼界 招心胸 回頭但  
從茲始衝破 洪濤天尺 尺富代正需濟 巨川 君才何止圖百里

楊葆光古韻 次原韻時容都門

驀經過蘇臺 滄壘海天容 我長嘯俊驢 又踏長安路 滾滾紅騎 道高處 眺有太液 蓬池 麗藻  
溢新料 三杯軟飽 笑甲第 門相丁年 冠劍眼界 何小 吾家彥 豪氣 筆端 環繞 披圖 聊佐談  
笑 炎天 不惜 征衣 瘁 先後 一鞭 飛到 詞句 好知 也有 庭闈 白髮 垂垂 老遊 踪 草草 祝航 海來 歸  
版輿 進 奉 門外 麟 爾 權

龍漱舊隱 即用原韻原韻

趁長風 懸帆去也 海天有客 狂嘯 鵬程 轉瞬 青雲 近莫 說長安 遠道 橫槩 眺指 點著 鮫宮 貝闕  
皆吟 料經 綸腹 飽待 獻賦 龍門 題詩 鴈塔 壓倒 衆山 小 難消 遣湖海 別離 情繞 記會 尊酒 歡

笑功名 曠尾 如堪 附願 共蓬瀛 飛到 時正好 休一任 英雄 顏色 歸衰老 勇人 草草 看檢 點詩 囊  
寫成 圖畫 江上 送征 權

山陽黃世隆 調寄水龍吟

舉頭東望 滄溟 極天 波浪 浮洲 島今 番快意 仙槎 如駛 浮雲 淨掃 歷歷 中原 回頭 吳楚 富頭 燕  
趙 笑長風 萬里 古人 虛語 誰似 此飛行 妙 遙瞻 五雲 深處 正千官 拜揚 恩詔 御爐 香染 江南  
仙吏 滇南 年少 莫戀 長安 君家 自有 河陽 花好 慰三農 霖雨 心期待 一片 慈雲 到

甘泉李寅生 調寄金縷曲

豈是 萍萍 聚記 前宵 篷窗 聽雨 剪燈 情緒 滄海 曾經 槎貫 月穩 把洪濤 飛渡 願身 在蓬瀛 常住  
作楫 此才 非百里 更雙丁 伯仲 詞華 富五色 錦邱 運付 當年 李郭 同舟 賦歎 一樣 風塵 倦旅  
東懷 誰訴 昨同舟 航海 入都 過眼 繁華 消逝 水傷 絕美人 遲暮 思往事 那堪 細數 我亦 三  
生 狂杜 牧 冀功名 都被 儒冠 誤和 一曲 雙聲 譜

鶴溪賀少樓 前調

夢繞 燕京 路記 當年 鷄聲 馬影 星霜 月露 一自 輪船 來海上 萬里 鵬程 無阻 也省 却征 鞍辛苦  
世上 紅塵 飛不到 望蓬萊 穩把 青雲 步遊 宦客 儘容 與 功名 得意 紛難 數羨 君家 難兄 難弟  
鴈行 高舉 天外 帆濤 真壯 闊蘇 海轉 潮堪 賦添 多少 蘋洲 笛譜 真道 詞章 妨政 績正 沈吟 滿  
花爭 舞聽 此曲 真宜 助

雲間沈希庭 調滿江紅

指點處無何處是瑤宮貝闕恰正是軒軒霞舉鸞帆齊發陣結魚龍奇且肆氣吞牛斗蟠而鬱  
羨君才有筆大如椽能超越 思往事難消過攄素抱偏奇幅笑蓬壺方嶠往來飄忽祖述先  
鞭橫短楫張鷟擊空凌窮髮看他年投筆取封侯搜鯨窟

不愁明月盡館主人 前調

逸興過飛輕萬里片帆竟渡想此日聽風聽水江山無數自仗元龍湖海氣爭誇景倩神仙趣  
問騷人詩思近如何朝天去 扁舟夢馬富助金門謁鴻毛遇更難弟偕行鹿鳴欣賦放眼那  
知滄海闊抬頭不替方蓬阻藉丹青繪出勝遊圖壯懷吐

白門黃瘦竹 前調

如許才華怎肯向蓬門終老論經濟目空餘子暢舒懷抱數載海濱曾寄跡大江南北聞名早  
看今番一葉破滄溟承明詔 湖海闊魚龍小渺九點窮三島羨難兄難弟談天許藻萬里乘  
風題柱客同時走馬長安道待重陽日日盼賓鴻泥金報

彤芳閣主 調高陽臺

滾滾銀濤遙遙貝闕伊人宛在中央投筆高懷還教伯仲偕行成道本是移情者况冷然山水  
蒼蒼快翺翔親歷蓬瀛載見龍光 如君正是青雲器喜順風相送安穩航艤從此高飛可知  
含笑萱堂故人十載相期許偶披圖也覺眉場盼歸航楓葉流丹菊蕊疑黃

醉麟外吏 調賀新涼

具有凌雲抱逞英年飛黃騰達蔚為國寶一朵紅雲雙闕近快走幽燕古道再莫說功名草草  
從此鯨魚跳渤澥任昂頭天外長吟嘯宗慈志有同調 海濱酬唱情懷好奈忽忽離筵甫啟  
便增煩惱鷓首迅飛滄海濶十幅蒲帆風飽自不啻馮夷狂跳轉瞬皇衢馳驥足更談天定有  
新詞藻看小宋占魁早

續錄聽茗山館詩存

有感一首

淡如秋水冷如冰底事乎生感不勝滿壁塵埃三尺劍破窗風雨十年燈詩將學古才偏薄酒  
欲驅愁量自增堪笑近來忘俗味蕭然物外一枯僧

仙溪歸舟作

秋水沿溪徹底澄柳堤蕭瑟挂魯魯幾時刻箇瓜皮艇冷雨疎風摘野菱 驚起灘頭數點鷗  
風聲瑟瑟橈聲柔最難忘却會心處紅蕖碧蘆一釣舟

秋夜借梅翁茶仙步月

舉頭又見月輪圓翠竹幽尋到水邊昨夜蘆花來小艇笛聲吹破一溪烟 隔溪茅屋認誰家  
楊柳蕭疎半面遮想是漁人垂釣罷兩三幽火出蘆花

秋日寄齊作

洗盡離愁客思清  
清香歎又詩成  
夢花垂露  
添秋色  
梧葉鳴庭多雨  
聲骨瘦轉輸黃鶴健身  
閒好與白鷗盟  
家鄉咫尺歸難得  
長恨烽烟幾處生

訪家蓮浦即贈

此地絕巖隱幽居  
自養真古松不知歲  
叢桂欲留人戰伐憂  
無益澄清志莫伸  
何如作漁隱垂釣水之濱

訪家醉香即贈

每到幽人宅柴門遠  
市鷺黃稀庭桂落  
紅映海棠嬌短劍乾坤繫  
殘書歲月消問君更有挂壁一詩瓢

子高過訪賦贈

正賦高軒過西風獵獵寒  
蘆花千頃白楓葉一林丹  
有酒何妨醉惟山不厭看  
何時買笠笠垂釣伴江干

和秋翁游鳳林一首用原韻

九月江村路舟如畫裏行  
鷺拳秋水冷鴉背夕陽晴  
黃葉添鄉思青山淡世情  
何時同載酒把盞話平生

病中有感二首

廉外西風緊黃花却怕看  
休文今比瘦范叔自知寒  
有弟情常戀無家夢亦安  
燈殘天未曉長

夜正漫漫地與江城近  
秋風畫角哀憂時人易老  
問病客頻來世事將殘局  
名心等死灰何妨酒當藥  
痛飲兩三杯

將之申江留別前溪諸同人二首

剪燭話連宵殷勤折柳條  
綠樽因勸酒黃浦獨迎潮  
萍梗隨波逐梅花驛路遙  
驪歌傳一曲未唱已魂銷  
四海盡干戈吾儕可奈何  
江湖生計少風雨別情多  
傲氣長琴碎雄心短劍磨  
艱危已如此莫復戀烟蘿

兩泊西楊村

日暮江村吟蒲帆帶雨收  
展聲沽酒浦燈影釣魚舟  
小港橫蘆荻荒灘宿鷺鳴  
滿浦聽不了篷底使人愁

盛湖雪阻

孤舟水氣寒禿樹風聲壯  
春雪亂入湖滿湖白浪長  
空無鳥飛遠浦絕漁唱  
舟子笑我癡冒雪沽春釀  
歸來凍欲僵蓬底獨酣暢  
忽有暗香來隔岸梅花放  
因此動別愁故園渺難望  
聊作灞橋吟復思剡溪訪  
古人真多佳心地清且曠  
愧余學未能何日因塵障  
飄泊一載餘布帆尙無恙  
來朝霽色開又趁曉風颺

夏日游蓮珠宮二首

避暑偶來此園靜正午  
天過橋驚睡犬倚樹聽  
鳴蟬石峭瀨山立茶清  
活水煎逢人話時事風

色頓蒼然 遊客少相識 憑欄獨自吟 久晴池沼淺 荒徑薜蘿深 刈草真無力 看花尙有心 菱荷風裏坐 香氣撲衣襟

贈陳丈嗜梅

滿地兵戈世界非 幾回搔首立斜暉 波揚瓊海何時定 酒熟黃墟舊雨稀 萬里雲山聞鶴唳 五湖烟水任鷗飛 故園松菊知無恙 果否秋來一棹歸

重游蕊珠宮作

隔絕塵囂境 自幽薜蘿深 處記重之桐 陰匝地涼如水 荷氣滿池香 到秋野鶴飛來三徑 寂暮蟬聲咽 一天愁烽塵未靜 歸難得 西望鄉關淚欲流